

江春霖集

清
末



下
冊

勘誤表

頁數	行數	字數	誤	正
七五	一、二	倒數二 三十六	誤	誤
八九	二	十四	是、重誣 天下士	是重誣 天下士
一〇四	四、六、 十二		外商	外、商
一〇四	九	十三	與馬。	與馬，
一七〇	四	十六	毫無成效。	毫無成效，
二一二	倒數二	十九	荅	答
二二二	倒數一	十三	夸	誇
二二二	七	註	戊戌	戊戌
二三八	倒數二	二	無	毋
二五一	書口		卷一、奏議卷二、文集	

頁數	行數	字數	誤	正
二八七	倒數二	五	余以方外 備顧問	余亦以方 外備顧問
三一	一	十七	遺	遺
三五〇	倒數二	題目	《臨寶 誥書》	臨《寶 誥》書
三五三	四	倒數 五	茶	茶
三七七	六	三	追	遠
三八二	二	倒一	不不	不
四〇九	八	五下	在位哉	在此位哉
四三九	七	倒數一	生生	生
四六八	一	倒數 一、三	芙荷口口	芙荷葉其
四七七	倒數四	十三	暗	黯

卷二

梅陽山人文集

《梅陽山人文集》序

莆田江先生以所職敢言聞天下，距茲二十年餘，音聲揚厲，風力巖巖。總理言監察制度，深引重之。夫制度繫於人，而學養所以重其職。江先生言所當言，而天下以爲至言。今其文流傳萬口，冰霜斧鉞，無以加威，知有異世所不能改，則知公私之戒慎，即國家之利，人民之福，亦即監察制度之所以謹重也。景儀前往，寶誦其文。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六月于右任

《梅陽山人文集》序

距今二十年前，莆田江先生以敢言聞天下。先生既以言重矣，又安用文。予惟古言官類以史職任之，而文則隸於史者也。不能文，不勝史，即不知其所以言，然則言官之文，所繫不綦重哉！文必有其質，經之以情感行誼學藝，緯之以時代社會政教。而各完成其歷史之地位。以史爲文，則其文重，其言重，而其人之歷史仍彌爲不朽。予於江先生此集信之。民國二十年十一月丁維汾

梅陽山人文集

薩君寄農《先芬集》序

三山薩氏爲吾閩望族，元明以來，代有達者。康熙迄光緒，登科第者五十餘人。余初與小秋同年，舉辛卯鄉試；繼與介安前輩同官翰林，即已知之；以爲科名之盛而已。癸丑山居，寄農以《先芬集》索序，則德行之懿，政事文章之美，著於賢士大夫之記載者，甄錄成卷，蓋其先澤之留貽者遠，而寄農之數典不忘其祖，亦仁人孝子之用心也。夫本亂則末必不治，所厚薄則所薄必不厚，聖經之垂教至爲深切著明也。自新學盛行，引張子『民吾同胞』之說，以附於墨子兼愛之旨，舉天下之大，四海之衆，皆稱之曰伯叔兄弟，一若不愛其親，而愛他人者。余謂行果顧言，則舍家族而謀種族，進小康而爲大同，豈不登四百兆人於衽席之上，而開中國四

千六百餘年未有之治。卒之所言則公，所爲則私。蓋人至不知有祖宗父母，則其殘忍刻薄，何所不至；其平日口講之博愛，特藉爲要結人心之資，以遂其弋取功利之計。及所謀既遂，可以惟我所欲爲，則不難舉平日所誦言者而盡棄之，此情理之必然。獨學少閱歷，受其愚而不察耳。寄農亟亟以先人爲念，哀而輯之。《書》所謂『九族既睦，平章百姓』，『孟子所謂『親親而仁民，仁民而愛物』者，此物此志也。今寄農已隱居弗仕，即仕亦未必執天下之柄，吾不敢以孝治望之也。願告今之當軸者，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，毋以所不愛及其所愛，則斯世斯民之幸也。余老矣，毋能爲役，尚將馨香而禱祝之。

《張文厚公文集》序

自有明以制藝取士，號稱古文名家，率不免有時文習氣。而

矯其弊者，乃務爲高古，令人不可以句讀。制藝廢後，變而益厲。新學摭外國之名辭，以矜創獲；舊學則一切禁不得用，截然如金玉鐵石之不容相雜，反唇相稽，迄未有已。春霖則以爲文必據典，要切事理，拘拘字句格式之間，固不必論也。閩縣張文厚公爲吾閩名宿，自官翰林，即以文章名海內。先君與公爲乙卯鄉試同年。春霖通籍後，以禮見於京都，十餘年來，飲食教誨，蓋有加焉。顧其爲文，恒深自韜晦，不屑事表暴，僅從酬應得稍窺之。公沒五年，其中表弟于幼薌君，乃屬翼庭吳君爲之哀集，將刻以行世。遺書春霖曰：文厚公集刻將竣，公又待子厚，不可以無言。春霖自改革後，足跡未嘗至省城，未從與襄校之役，何敢輕有論列。然讀翼庭君所撰公墓誌，稱公於數十年來，朝章國典，沿革次第與夫人心世俗盛衰之故，國家所視爲廢興存亡者，原原本本，輒千百言。

而尤精地理之學。則公之文，固皆據典要、切事理之作，而翼庭集公之文，自以存其關係典要，切實而作者，必不與當世誇多而鬪靡也。昔蘇子瞻不識范文正公，而序其文集，獲桂名其文字中，自託於門下士之末，以爲疇昔之願；矧春霖之於公，固朝夕追隨而親炙之者耶？文如子瞻，文正文集之序，至十三年始克爲之；而幼鄰乃以急就責之春霖，此奚可者？亦用以抒疇昔之願，而與人之毀譽此文者告。文之工拙，固不暇計也。

《偏遠堂吟草》序

昔孔子刪詩，而不作序，詩之有序，昉自子夏。風雅變爲離騷，離騷變爲今古體，著錄名家，更僕難數，因序以傳者殆鮮。蓋詩之可傳，視作詩者之人品學問；而所謂一經品題，聲價十倍者，亦必其人自有不可磨滅之處，乃相得而益彰，固不專恃標榜也。

新竹鄭君毓臣，受其族姪伯端之託，以乃祖香谷先生所著《偏遠堂吟草》索序。余聞先生事親孝，家貲巨萬，儉約類乎常人，而急公好義，揮金如土，地方倚以集事，不以私干謁有司，其敦品也如此。乙未割台而後，先生乃委家政於喆嗣擎甫，與二三知己於所居北郭園爲真率之會。日夕吟咏其中，其好學也又如此。堂曰偏遠者，隱然以靖節自況。不曰詩而曰吟者，比於行吟澤畔之逐臣，謂之草者，謙若屬草未定，而不欲以能詩自命也。先生之詩，豈藉序以傳者耶？余不能詩似曾子固，而又不若子固之能文；重以吳君翼庭有序在前，爲擱筆者累日。既思世界維新，後生之士不難舉聖經賢傳而弁髦之，遑恤及祖父之詩藁。而余伏處家園，比當世之有權力者，曾不若燕雀之於鴻鵠。而伯端之求序，顧不於彼而於此。毓臣自京師一別，不見七年，乃以一篇文字，不憚千里之

遠，相尋於寂寞之鄉，是皆所謂相與於無相與者，不可以不識也。於是乎書。

李君梅友《興安風雅》序

歲乙卯修梧塘堤，寓於西漳之天花庵，李君梅友造焉，見余蓬頭不櫛，以貝海簪爲贈，心甚感之。茶後解囊，出所緝《興安風雅》彙編十六卷索序。時工程正亟，弗暇，至明年丙辰臘月，復寄首卷來，則序文已滿，獨空壓卷三紙待余。余惟崔顥題詩黃鶴樓，而李白爲之閣筆，劉禹錫賦《金陵懷古》詩，而元稹、白居易、韋應物皆爲罷唱。詩固不能多作，即亦不能多選。此編以名勝古蹟分類，與黃鶴樓金陵懷古一例。區區吾興安，安得佳作如是之多，得無務博而少別擇乎？然孔子刪詩，僅存三百，而未刪之始，古詩實三千餘篇，無三千安得三百，披沙揀金，金未得而沙不可去；攻

石取玉，玉未得而石不可毀。淘之汰之，磨之琢之，存乎其人，則廣爲搜羅，以待後人之採擇，亦猶古詩三千餘篇之意也。又奚可愛博不精爲吾梅友病哉？是爲序。

李君雲仙《抱琴獨立圖》序

世方尚倡優之俗樂，而欲以笙簧琴瑟與箏琶競一日之長，此勢之必不勝者也。仙遊李君雲仙，以畫名於時，始習著色丹青，繼乃學爲寫意，山水人物各極其勝。爲丈尺大幅，尤具有筆力。僻處閩中，無以盡其長。光緒戊申偕兒輩來京，冀有所遇，時都下酬應，方尚苞苴，一二收藏家外，不復以書畫爲禮。而富商大賈，又必多買臙脂以畫牡丹，而後始入眼焉。雲仙雖畫師，而有崖岸。趨時不屑，降格不能，卒以不苟合而去，毋亦如箏琶競進，獨奏笙簧琴瑟，而知音少耶？曩歲雲仙嘗以抱琴獨立圖索題，久而未有以

應也。歸有日，復申前請，索而觀之，詩詞歌曲，無體不備，因爲叙其緣起。余甚望雲仙益精其業，不懈而及於古，雖不遇於當時，亦必傳於後世。譬之太古雅音，不入俗耳，郊廟社稷之典，終必用之，特遇有早晚耳。矧京師賞其藝者不爲無人，賽會外國，已爲鑒別家所獎。伯牙琴操，鍾期知之。當時並未可謂之不遇也。立不易方，無獨有偶，雲仙勉之哉！

送柯肩宇宜幹之爪哇序

柯君肩宇，吾莆鄉賢竹岩學士之十四世孫也。畢業於專門法政。爪哇華僑聘爲教員，以乃祖鐵珊明經與余有舊，徵言於余，余惟新令方試驗文官，報考者以千百計，而君獨舍此之他，無亦有夷然不屑者耶？然自新學輸入中國，東西列強所以致平治者，概乎其未有得。而後來之秀，人人皆有厭薄孔教之意，況在僑寓異

域者乎？是則教育者不得辭其責也。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、孔子之平等也。『三軍可奪帥，匹夫不可奪志，』孔子之自由也。『民之所好好之，民之所惡惡之，』孔子之伸民權也。至於言富，則『生衆食寡爲疾用舒』盡之；言強『則善人教民，七年亦可以即戎』盡之；言交涉則『使於四方，不辱君命』盡之。雖今日建立民國，君臣二字，疑於不切時勢，然總統無君之名，而所行皆君之事。倘君不君，而臣不臣，吾中國之禍更不知所止也。肩宇此行，將任教育之責者，望以鄙意爲吾華僑子弟言之，則幸矣。若叙友朋離別之情，誇山川道里之勝，此皆尋常贈言所不略者，而於教務無涉也。故不贅。

送黃君蓮初令安福序

國家以孝治天下，凡親老而仕於外者，例得告近，所以推錫

類之恩，而體就養之志也。吾友蓮初黃君，以壬辰進士，分刑部餘十載，眷戀庭闈，弗遑供厥職；嗣爲祿養計，乃乞改鄰省一邑。始選江蘇寶應，離吾閩稍遠，銓曹援例用江西安福易之。蓮初喜甚，語余曰：「某之改外爲親屈也。今得安福，吾親平安福壽，倘以此邑名爲之兆乎。國恩如此其厚，必如何而後可報國？子直友也，直言以贈我。」余惟安福在漢爲安平縣。三國、吳、晉、宋、齊、梁、陳爲平都，隋爲安復，唐武德中，始改安福，五代以來因之。天若於千二百餘年之前肇錫嘉名，以留爲吾蓮初今日安親之地，何其奇也。然使朝廷不許告近，雖有以柳易播如柳子厚者，亦未必見聽，則蓮初固已得寶應以去，又何從而令安福也。食毛踐土，皆沐君賜，矧受祿以養其親，而又得近父母之邦耶？蓮初每晨起必焚香祝親壽，孝移作忠，毋俟予多口耳。獨慨世變日亟，黨議競爭。維

新者竊自由平等之說，幾不知有君父，而守舊者徒又多藉口忠愛，假公濟私！腴民膏血，無復仰體聖天子休養黎元之意，請以是爲蓮初告，並爲天下之有心人告也。

蓮初冬月選安福，以父母老，假歸迎養，作此送之。乙巳夏將首途矣，遭時疫猝歿，父母尚在堂也。每念故交，爲之酸鼻！存以志感。

募脩湄洲天后宮序

天后之應列祀典，以禦大災捍大患。而湄洲相傳爲后飛昇之地，廟祀尤以是爲重。洲之有廟，始於趙宋，至明永樂而詔擴大，至清康熙時，制府姚公啓聖構鐘鼓樓、山門，改朝天閣爲正殿。靖海施侯琅建梳粧樓、朝天閣及佛殿、僧房，增飾崇麗，蔑以加矣。然洲處海中，盲風怪雨之所飄搖，其朽壞較速於內地。二百年來

脩者凡幾，志闕有間，不可得而詳也。光緒初，載何小宋制軍檄縣，聘孝廉林勉階修之，才三十餘年矣。廟僧其德及洲人復以廟壞告。夏五大風，則又告鼓樓倒，殿瓦裂失，今不治，後難爲力。夫昔之興脩，皆出於官，無所用募，今之時勢已非昔比，不能不求助於吾邑人。吾邑無名之淫祀，窮極土木，糜費至不可勝計，矧后之禦災捍患，疊膺封冊列於祀典耶。即吾邑天后宮之建，自平海、涵江、莆禧、黃石、吉蓼、白湖、聖墩、江口及城之文峰宮而外，窮鄉僻壤，亦所在多有，矧湄洲爲后飛昇之地，而視其廟宇之傾圯耶？里諺有之曰：「風大呼媽祖。」媽祖者，天后之通稱，親之之詞也。患難籲之，安樂忘之，實乖祈報之義；安樂忘之，患難又將籲之，更非心理所安，敢貢一言爲之募集。若夫脩之則吉，悖之則凶，則自求多福，有不僅在喜捨者，尤願與吾邑人共勉之也。

募脩雁潯塔圍牆序

風水之說，新學謂之迷信，余謂地果爲壙山所在，鐵軌必經，而欲以一人一家之私利廢公益，墳宅可遷，堪輿可盡廢也。若夫所值不過千百，而事關乎一方，乃亦不顧利害，悍然欲廢而去之，毋亦不權輕重之甚乎！吾邑雁潯有七級塔，故老相傳以制東方風熱，而圍牆則鄉先賢林尚書堯俞之所募建也。客歲拍賣官廩，塔亦在列。劉戢侯、黃輝堂、蔡曉舫諸君，具狀於按使，得以不賣，而教會尤覬覦於圍牆，投票承買，諸君復具狀爭之，事乃獲寢。所以保存古蹟者厥功偉矣。顧面海一方，衆目之所不及，牆石多爲附近之居民所竊取，弗爲及時脩理，沿習日久，勢必頽壞，不賣於官，終毀於民。風水且不必論，異時官吾土者，倘據保存之狀以質問我紳民，紳民其能負此責乎？諸君方議重脩，屬綴數語，以